

序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替大年同志的书写序，作为后学那是很不适当的。但是，大年同志的女儿刘潞同志来，要我为她父亲这部最后的遗著写篇序，面对这样的要求，我又怎么能拒绝呢？

读这部书稿，我的心情一直很不平静。西班牙历史哲学家奥特迦说过：“如果读者把手指放在我所写的每一页上，他都会感到我的心在跳动。”也许可以借用这句话，我读这部书稿时，仿佛也能触觉到大年同志那颗正在跳动着的心。

大年同志是一名英勇不屈的战士，又是一位好学深思的学者，这两个侧面在他身上十分自然地融为一体。他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烽火的全过程，坚持在战斗第一线，对当年时代氛围和群众心态有切身的体会，是历史的直接见证人。如他所说：“当时的那种情景，自己不接触，难以想像。”这是一方面。作为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威学者，他又能以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史学素养，冷静地回顾和剖析他亲身经历过的这段历史。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抗日战争结束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

回头来认识那段转换祖国命运的历史，显然要比以往的认识深刻许多，丰富许多。”这是又一方面。具有其中任何一个条件，已很不易；大年同志同时集这两个条件于一身，自然更为难得。

本书分为“亲历抗战”和“抗战研究”两个部分。

在前一个部分，大年同志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生动细致地刻划了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是怎样在时代的召唤下，投笔从戎，奔向延安，走上抗日前线的；记下了他亲眼目睹的中华民族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下英勇抗敌的真实情景，描绘了自己在敌后经历的九死一生的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也写到地处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总部留给他的难忘印象。正因为他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描述这一切的，就能使人从小见大，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大时代的缩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白：“我现在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不参加了，想争取最后的时间写一本回忆抗日战争的小书。目的不是写个人，是讲我看到的中国人在那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是怎样走过来的，讲他们坚韧奋发的民族精神。”

后一部分，收入了大年同志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所写的二十多篇有关抗日战争的研究文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对他这个从太行山上走下来的八路军战士来说，自然怀有刻骨铭心的炽热感情；作为一位学者，他又不是只停留在当年感情的倾诉上，而是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岁月后，重新对这段历史进行冷静的剖析。系统地读一读这些

文章便会发现：他关注的焦点始终集中在抗日战争历史中几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如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中华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凝聚力、抗战中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驳斥日本右翼势力为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辩护的谬论等。他十余年如一日，始终紧紧抓住这些根本问题，锲而不舍地反复思考。每一次思考，都尽力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征引新发掘的历史资料，进行更加周密的剖析，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他提倡要“照唯物论思考”，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力求实事求是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再现历史。这是大年同志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的精神遗产，并且在方法论上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大年同志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对抗战历史的研究，自然不只是为了缅怀过去，更多的是出于对他所热爱的祖国的今天和未来的殷切期待。他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所作的总序中，满怀深情地用诗一样的语言写道：“现在，抗日战争过去了五十年，中国人民正旅行在一座新的大山上。这座大山高耸霄汉，它不叫别的什么，叫做中国的现代化。和一切历史性的旅程一样，人们在当前这个旅程中，不可能一路尽是春日载阳，百花齐放，群莺纷飞，也难以避免要经历悬崖栈道、崎岖羊肠，或者碰上寒冬腊月，大雪狂舞。增进对抗战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传统的认识，增进对中国人民敢于反抗强敌、顶天立地气概的认识，也

必将增进人们对现代化旅程胜利前途和应当如何有所作为的认识。”我想这也是大家在读了大年同志这部著作后会得出的共同结论。

金冲及

二〇〇〇年四月二十四日